

# 博物館、思想與社會行動

王嵩山

《博物館學季刊》二十歲了。這份刊物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同步成長，是科博館籌備期五項目標之一（博物館學的研究）的實現。二十年歲月彈指，漢寶德館長在發刊辭所期待的「（一個）供館內同仁發表研究心得，也作為與國內各館同業交換心得的園地」，已粗具規模。從早期翻譯文章為大宗、到建立嚴格審稿制度，投稿者與日俱增、且不限於科博館人員，文字篇幅也從六十餘頁擴增一倍，見證了博物館實踐與理論的密切互動；博物館事業與博物館研究本質上是思想與社會行動交織的結果。

蓬勃的「博物館現象」已蔚為獨特的臺灣社會文化事實。近年來，由於全球化及其相應的地方化或本土化的發展，人們開始檢視一個「現代化」的博物館事業與知識之性質及其社會文化意涵。博物館以複雜為其本質，既有傳統博物館的堅持，也出現新博物館的呼聲，具有跨領域、科際整合性質，牽涉純(pure)科學理論與應用(applied)的面向。事實上，不論是博物館事業或博物館研究場域，都呈現出實用主義的影響。

博物館研究不是象牙塔學問。博物館知識與日常生活的實踐密不可分。正如實用主義者的企圖，當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，往往不以學院學者之特殊思想為關鍵來「賦予博物館意義和價值」，而是企圖以人類的行為為基礎來「使博

物館具有價值和意義」。因此，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新博物館學，既蘊涵人本主義的色彩，也是一個具有整合意義的學問；除了強調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脈絡主義的視野，也講求事物的發生學、事物之間的連續性和等級的關係。博物館詮釋和溝通行動，既具有工具主義的功能，便取得了參與建構社會文化體系的可能性。

事實上，思想與社會行動的兩面性，也呈現在博物館的定義。博物館學者除了從博物館「應該有什麼內容與功能」的描述性定義來理解博物館之外，近年英國博物館學會(MA)便曾草擬一份「建立二十一世紀卓越博物館的宣言」。該宣言明確的指出：在社會經濟衝擊下，廣義的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普及教育或終身學習的中心，是公民與社區的空間，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理解的機構，典藏人類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力的觸媒，是旅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，也是文化研究與創新事業中重要的一環。此外，博物館一直是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基地。

既然當代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，逐漸的呈顯出民眾與社區的、經驗的、動態的、反思式的以及未來的導向，我們就需要從較新的角度提出問題、參與多樣化的實踐，重視博物館專業能力的訓練和基礎博物館研究的建立，藉以型塑博物館學及其相關的社會文化事業。

博物館研究作為一個思想與社會行動的領域，至少包含四個基本範疇。首先是要能深入的研究博物館蒐藏品，其次是博物館之存在哲學、目的與功能的研究，第三是有關博物館（蒐藏、展示、教育、研究、社會服務等）實體與其運作方式的研究，最後是跨領域的研究人與其所處環境（自然和社會文化）的關係。博物館學本身的論述對象，除了重視博物館所收藏的「物件」、博物館的「人與社會文化的關係」之外，更要發展博物館詮釋與溝通的研究與教學。

正因為博物館是包含思想與社會行動的領域，博物館人才養成便不只嘗試在知識的原野、創意的平臺之中「培育專業的博物館工作者」，也要「培育博物館學的研究者，以及人文藝術學科、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之知識訊息溝通傳播的研究者、教學者與行動者」。這些都有待通過跨學科的博物館基礎研究，吞吐西方的學術成就，並推動本土化理論與實踐模式的建構。

總結而言，臺灣的博物館研究，因著蓬勃的本土博物館事業的開展，是思想與社會行動互相為用的結果，我們不但要發展探索博物館本質之真正關懷和方法論、理論，持續的累積博物館工作的專業知識；在實踐的層面上，也必須從事具備操作性意義的博物館技術方面的教學與研究、嘗試建構基礎模型，嚴謹的發展管理與組織型態、保存與維護、博物館規劃與設計、展示與教育設計、媒體的開發與運用、展示評論等面向。

而行冠禮之後的《博物館學季刊》，雖然已經在臺灣的博物館界建立口碑，但有沒有可能成為華文世界的博物館思想與社會行動的溝通平臺、體現獨樹一幟的文化意識呢？也許，以人文思維、社會關懷與設計美學為基調，積極的體察社會脈動、與文化需求對話，反思式

的參與臺灣和國際的新博物館運動，累積博物館哲學、實踐的原因及其原理的知識與方法論等幾個層面，是我們努力的方向。

#### 作者簡介

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研究員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兼所長。